



搬家

□刘国欣(陕西)



由于是写作教师，因此有很多想法可以实践，比如我会问学生们喜欢哪些词。我自己也经常对各个词做出喜欢程度的判断。不同的词不同时刻有不同的喜欢指数，一些词喜欢指数稳定，一些词喜欢指数摇晃。很稳定的一些词里，有这样的一个词：“搬家”。

我很喜欢搬家这个词，非常喜欢，总觉得无论搬到哪里，总会有各种惊喜。也许，这和我生在旅馆有关系。母亲生我的时候是突发的，来不及准备，我出生在县城租来的小旅馆里。之后，很快就换了租住的地方。对于那间小旅馆大约只有母亲还有一点记忆吧。接生我的是祖母，前前后后跑来跑去的是父亲。而他们，均已谢世多年。关于我出生在小旅馆的记忆，应该只有母亲还保留着少许记忆。至于我自己，那样幼小，之后父母又很快不断换房子，肯定是一点记忆都没有的。

说起来真是奇怪，我的父母常年像游牧民族一样，从这里搬到那里，从这个小城搬到那个小城。晋陕蒙一带，在他们年轻的岁月里，是他们的游乐场。

也许，我喜欢搬迁的习惯和父母有关系，基因里携带着想去这里住住再去那里住住的习惯。

上初中的时候住校，有个周末回到家，看见三爹从外面回来，兴致勃勃地对祖母说：“咱们这一片未来规划搬到新疆或内蒙古去，因为是煤矿区，政府要开采。”从那时候开始，我就等待着可能到来的一次大搬迁。然而，也许政府只是临时规划，后来并没有做出搬迁的实践。迄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老家县城的那些人，也只是在自己县城的范围内搬来搬去，没有作长远的迁徙。我们的村庄，也只是由原来凌乱地建在坡上的旧村，搬到了政府统一规划的省道两边，名字仍然是旧村的名字，但其实还在村庄原址的土地上。不过，人们从坡上搬到沟里，住在公路两旁，基本不再种地，主要收入靠在周边的厂子打工为生；一些人，借助公路的便利，开起了小商铺，比如饭店和超市；

还有一些人家，专门给拉煤的大货车提供加水 and 补胎等维修服务。生活方式的改变，年老的，还是离不开土地；年轻的，赶上了好时代，觉得变革了祖辈父辈们的生活，是进步，很感激生活呢。我也属于后来者，虽然也怀恋土地上长满庄稼的岁月，但实际上，觉得有点变动是好的。

这些年，我搬了好几座城市好多次家，虽然迄今手头余钱不足十万，但我从未觉得有什么不自在。包括在更年轻的岁月，手头常常连一万元都不到，有时几千元就觉得富裕了；最贫穷的时候，手头几十元或几百元，简直有寸步难行之感。但是，宽裕的时候，为了方便家人来，我会租两室一厅的房子；拮据的时候，通常是租很简陋的房子，或者合租。然而，无论怎样的房子，每一次搬迁，即使是从质量好点的搬到差的房子，我仍然觉得开心度一点都没有打折。

我渴望睡在不同的床板上，再不济，睡在不同的地板上也行。我害怕生活是固定不变的，渴望像动物一样，到这里去，到那里去。我迷恋变化，迷恋新鲜感。熟悉的地方让我觉得在加速老去，而我并不知道。而如果有变化，即使我在老去中，但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时间在收纳我。固定的地方，总给我时间冻结了的感受，而我，是冻结在蚕茧里的蚕蛹，可能再也无法脱身，再无任何可能的未来。

当然，搬家会有很多顾虑，各种盆盆罐罐要不要带着，易碎的东西会不会碎掉，还有一些东西很难打包运输，比如冰箱和洗衣机。然而，比起一个新鲜的从内部到外部都有待逐一发现的地方，离开一个已经熟悉并且可能已经厌倦的地方，那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能说没有不舍，但，真的想换新的地方。一个人，一般而言，不可能既住在这间房子又住在那间房子，何况，像我这种经济不宽裕的人，更不可能同时拥有多个可以居住的房子。因此，只有搬家可以实现可以睡在一张“新床”至少是我没睡过的床的愿望。

因为这种搬家的爱好，我也受过各种

痛苦。比如，某个带不走的但是看起来很好看的厚玻璃罐留在了上次离开的房子；好几双没怎么穿的高跟鞋以及穿着觉得累但其实拍照很好看很时尚的靴子留在了上上次我离开的那间房子；曾经有间房子的卧室阳台下是一条长满银杏的街，秋季落叶的时候非常美，而我再无法推开那间已经把钥匙还给房东的住过的房子的门……这些都让我痛苦。最让我痛苦的是记忆里的两间房子，说来其实是非常简陋的两间房子。求学年代，那时候实在太贫瘠，一边求学一边兼职养活自己，勉强维持基本生活，房间里除了衣物几乎什么都没有。其中一间租住的时候完全是清水房，连床都是在楼顶捡来的；另一间也好不到哪里去，还是和一对十八九岁的小情侣合租的，我住次卧，房间里没有空调，那时候正值盛夏……就在这两间房子里，我拥有了一生中最浓烈的一段恋情。总是下雨，恋人从北郊到南郊，跨越大半个城市，几乎每天来看我几个小时……

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因为几乎拥有一整个夏天的爱，因为完全不管不顾，因为是那样的年轻呀，因为痴迷和快乐完全是真的……这段恋情的后遗症就是那个人在数年之后，时至今日，仍然朝我频频回首，向我问好。而我，并不是主动放手的那个人，“止痛药”都吃了好几年。不会游泳的人，好不容易爬上岸，回头望一眼水域都可能会死。然而，被召唤的时刻，还是会感到痛苦，感到一些旧时的东西在挣扎。这种感觉像什么呢？像住过的一间房子，或者几间。确实很像住过的令我迷恋的某间房子，夜里半醒半睡间，睁开眼，仿佛还在这间房子里，还想继续下去，但是，突然之间，会发现一切都不是了，斗转星移，周围布景都变了。

恋情开始的时候，陷入一种始料不及的生活，充满快乐；恋情结束的时候，像离开一间房子，怕自己不适应新房子。但是，很快，愉悦就会占上风。总会有新的房子，只要活着，总会有新的床新的地板。不得不说，留恋旧房子是真的，一边厌倦一边留恋一边哭泣一边离开。我曾经这样深爱过一个人，像离开一间住过的旧房子，像梦见一间住过的旧房子……

我很恐惧重复固定的生活，尽管日复一日的的生活是重复，但是，我还是渴望在重复的基础上有一些改变，比如，搬家。离开一间房子，去往另一间，这是活着的一种明证，新的一天和旧的一天的平衡。如果说每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未来，这就是我所关心的未来，一个敞开的未来，一间漂移的房子。一间房子，又一间房子，租来的，客居的，随意入住的……

我即将去往陌生的一座城，会有新的没有见过的房子等着我，会有新的陌生和新鲜感。南国呀，会有很多很多花开在住的房子的路口，比如蓝花楹，比如凤凰花，比如异木棉。没有花，可以看树也是好的，在想象里，我可以让它们同框盛开，春夏秋冬同在。我悲伤又充满期待，离开一间房子，住进一间房子。

聊说广告人

□张耀中(重庆)

“张书记，我拜老秦为师的事情你帮我张罗一下哦！”老凌郑重地对我说道。老凌其实不老，大家觉得喊老凌更亲切。老凌是一名退伍军人，入伍不久就参加了98年抗洪抢险。退伍后，老凌创办了自己的广告公司。他口中的老秦，也是做广告的，从事广告业已经二十余年了，一直在广告行业里面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老秦比老凌大十几岁，也比老凌先入行十几年。老凌和老秦都是区广告协会的副会长。以前，由于大家都是同行，难免有竞争，彼此见面的机会也比较少。后来，加入了广告协会，大家在一起交流的

时间多了，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了解，双方开始惺惺相惜起来。老秦媒体开发经验丰富，老凌有一股闯劲。他们俩现在变成了相见恨晚的知己。

有一次协会开会，老凌说，他要拜老秦为师。一直以来，我们中华文化就有拜师学艺的传统，以前是师傅教徒徒弟手艺活，我们广告业也要有师傅带徒弟的传统。老秦说，以前，同行是冤家。现在，正常竞争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促进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我们做广告的也要老带新，要传帮带，我也愿意和年轻人一起成长。

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老舒在画板前奋笔疾书。老舒是学美术的，毕业以后在

老街开了一家广告门市，专门给商家做店招门楣。有一年，有个客户第二天要开业，但是制作的广告却没有到货。于是找到老舒，老舒连夜用手绘的方式为客户画了开业广告，客户当即给了老舒一笔不菲的费用。老舒说，他用自己的专业解决了客户的问题，感到非常自豪。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科技日新月异，老舒以前的画笔变成了现在的鼠标键盘，画板变成了显示屏，前店后厂的小作坊变成了宽敞明亮的标准厂房，从制作简单的灯箱变成了承接全国各地的标识标牌。但是老舒每个月还是会抽时间去老街走一走，也会带上他的画板，经常画一画。他说，这是我的手艺，不能丢。

走在城市的街头，华灯初上，街边的招牌都亮了起来，广场上的显示屏亮了起来，出租车顶灯也亮了起来，家家户户的灯也亮了起来。这一盏盏灯，既照亮了我们回家的路，也让广告人的杰作闪现在大街小巷，给大美的城市增添了绚烂的色彩。